

集部

東里文集卷二十二

明 楊士竒 撰

傳

胡延平傳

胡延平名壽昌字子祺以字行歴官至延平知府有善政人敬之不名字之故稱延平云延平吉安吉水人宋資政殿學士忠簡公銓十世孫父某生延平時其夕有大星墜舍延平自幼已屹然負巨志初受學同郡龍原

同吳華樂兩先生皆愛重之吳先生以女妻之皇朝兵初已下吉安而新淦冦猝至民陷于脅從者千餘人冦去總戎者恚將盡殺千餘人延平曰吾不可坐視即謁總戎言從冦非民所欲不可盡殺將軍奉命來為弔民耳今不察輙盡殺千餘人失民心矣總戎者悟盡釋千餘人不殺洪武三年詔郡縣舉文學士縣令丞舉延平應詔既集京師尚書考察最上者得十八人以進延平與焉是日太史奏文明之祥上喜曰唐太宗一世文學

士十有八人豈若朕得於一日哉皆以為御史即臺賜宴延平數言事持大體不肯瑣瑣屑有陳說嘗上書言今國家宜徙都關中據古今說事情累數千言未幾朝廷得廣西簡近臣往治之上曰前上書胡御史其人達於大體可遣也授廣西按察僉事延平至廣西問察民瘼過罹于法者必有哀矜不忍之意時尋适為按察使持法嚴急屢出語諷切同僚延平獨曰法貴平嚴失平矣不為動行部慮囚必平氣悉心訊之使盡其情即服

辠猶三四覆訊不厭曰是欲其死無憾也故所至獄議殊死以下不當者咸得直融州石刻有元祐黨人碑立命碎之三年改知彭州益務脩惠政利民灌縣故有都江堰秦李冰所鑿渠引江水溉成都諸郡田兵興堰壞諸郡田悉蕪廢前之繼脩堰者必伐石錮鐵費動以萬億計至是堰壞衆難之無敢復言脩堰延平至曰土木可以固豈必鐵石哉即為畫白于府轉白省省難之延平再三言益剴切省乃聞于朝從之命下省以委延

平而責成焉延平曰得二千人足矣悉疏決淤塞度所用伐竹為籠實以沙土又伐木貫籠並緣堂堰岸江水乃復溉成都諸郡田民大利之延平書其法于牘以貽後人又脩彭州堋口諸堰盡溉彭之田初堰廢井泉隨之竭民率苦出負汲十數里堰復民乃復便井飲始教民知學民益知延平之愛已也皆聽服其教居三歳獄無囚先之流亡者聞州有賢侯相率來復故業終延平去州民户及賦入之數視初至增益數倍時彭兵禍解

未久野暴白骨彌望悉命收瘞之是夕夢人羅列拜堂下者不可勝筭庭故有枯槐數十株延平至皆復榮又有羣鵲來巢時下馴近人及延平將去羣鵲噪于庭數日去乃已三年陞延平知府其惠愛一如彭州時察郡政有病民者悉去之廳事側有淫祠數為妖前知府徙舍避焉延平命毀祠更作室其上居之妖頓熄益脩飭學教躬勵士子築祠祀李先生侗務以禮化民朞年百廢悉舉民皆敬信焉忽得疾數日猶視事不輟左右曰

公宜少休延平曰一息未絶曷可以怠君事一夕其家在吉水者復有大星墜舍是日延平没于官洪武丁巳十二月也年四十有五郡之人為罷市奔走泣弔如喪所親延平二子長曰直次曰廣今為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侍讀贊曰余家距延平所居僅百里又姻家王子啟先生與延平同上京師為御史同為廣西按察僉事又同入蜀為州守余以是多知延平事延平為人長身魁梧偉然而莊重不可犯其初至廣西廣西人望而畏

之及承所設施則皆愛之以為父母後遷延平延平人已聞其寛大長者而初下車其豪猾之民巨奸之吏亦皆竦然斂迹矣夫嚴不病下寛不宿蠹延平專任德意何嘗不威懷並著也余故具列其行事以傳於世

知事府君小傳

知事府君諱清字子肅姓楊氏號溪園漁灌洪武庚戌詔改泰和州為縣御史劉昭先知縣事首以明經舉送京師授松江府知事松江繁劇聞天下初到官知府以

下咸迂視之府君敬慎恒旦出治事暮乃息而處同官馭下吏一以誠意人不忍欺之皆為之盡心雖公牘日累百計未嘗滯積淊事務寛恤知府以下或發之過急必從容進曰為民父母不能少緩之乎聞者愧服自是有欲為苛察者恐府君聞即止亦多有德之私竊相謂楊君賢者其助益我以君子也嘗行縣督賦民相勸告此長者吾屬可不勉力而貽譏累乎稍暇輙詣學官為諸生解析經義湍三歲遷福建鹽運司知事運司無大

繁劇而府君勤慎一如松江時其長官尤賢之歲餘坐累謫廣西道卒小孤山下府君少孤貧養母夫人至孝與先諭德公友愛尤篤先公没晝夜哭久不已撫其遺孤甚厚襟懷坦夷寛裕於人無怨惡不以僻隱而墮其所守嘗行道失足損人一雞時旁無知者顧從者取百錢置雞側而後去安泊素居官服食一如布衣時雖廉潔不務為名没之日家無一錢所著詩文有溪園餘閒録宦游藁藏于家

退菴府君小傳

府君諱卓字自立一字子淵楊氏父觀山先生篤行爲西昌碩儒以書詩春秋教授學者府君既傳其家學聞永豐劉于先生邃於春秋又從之卒業遂以春秋名家自少至壯雖盛寒暑及兵戈寇亂之際書冊未嘗去手夜誦率達旦博記精思蓋於書無所不通洪武庚戌中江西鄉試第七人明年會試第三人廷對第二甲第一人授吏部主事踰年陞廣東行省員外郎歲中坐累謫

鳳陽屯種復起為禮部主事數月改杭州府通判援例去官府君儀度魁偉整肅儼然人望而敬之家貧清脩苦志確乎不可拔而於為政行恕有豈弟君子之風焉在廣東時有周參政者苛刻不可近兵卒二十人入山伐木兩卒山下邂逅婦人獨行曳入道傍林中欲亂之婦人怒罵不得亂即共殺之婦家蹤跡得屍盡疑二十人者所殺訴諸行省悉捕至周親鞫之竟夕拷掠不勝皆引服吏抱成案屬府君署府君閱案曰殺一婦人安

用二十卒往白周周𢘆然曰員外欲縱殺人賊乎悉付府君鞫府君列之庭下視其色而聽其詞指兩卒語曰殺人者汝也即吐實伏罪徵其所用殺刀斧驗之皆是十八人皆無罪周問員外何料事之審耶府君曰二十人其存心宜善惡異也如皆在即不能亂況殺之乎餘杭民兄弟爭田各有私親持説主之累歲有司不能决府君至悉屏其私親獨召兄弟兩人導之同氣友愛之義曉譬深切皆感悟弟曰實兄之田我妄意爭之我不

義也請不敢復尹兄亦曰弟貧窶我不恤之致為此我之不義請以田與弟竟與弟其明决類此所歴官皆繁劇躬勤蒞之未嘗有滯事寅出酉歸歸輙閉戶秉燭讀書率夜盡二鼓始寐罷官家居號其室曰退菴杜門却掃維經籍研覃自娛足跡動旬浹不出戶限嚴交處不苟許可雖儒先生當其意者不數人獨與從兄益民羅性子理鄧尚崇志契合甚篤世稱楊羅鄧初偕羅鄧應進士舉相與約曰有如吾徒繼今一行非其所學將何

顏復見哉後羅先生為德安府同知鄧先生為四川鹽運司經歷氷蘖之操皆無敢犯者海桑陳先生甞稱府君有氷清玉潔之行洪武庚申卒年四十九為文章必欲繼古作者書法鍾王有集若干卷存於家

疾退子傳

疾退子者吉之西昌人鄧氏鄧故西昌儒家宋神童復之其五世祖也兄子方及弟子靜博學雄文為鄉碩師號二鄧其伯父父也國朝四川鹽運司經歷崇志以文

學德操與楊子淵羅子理齊名稱楊羅鄧者其凡也疾退子名學詩字崇雅有孝行元季之亂安成冦猝入西昌恣殺掠母劉氏老病不能行負之走避隘巷空舍中踰日冦窮索獲之解所懷金得免繼復有獲之求金已盡矣斮之幾斃繼又有冦至見老母哭其傍甚哀憫之予善藥傅創又解衣覆之久乃蘇起負母走避他處道遇渠冦詢知其儒者憫之予酒肉又為詩嘉之遣其下導出城渡河使遠去疾退子少好學負才具有用世之

志謂功名可以俛首取其父母亦矜詫其不凡曰是必復振吾宗者皇明既定天下御史劉昭先知縣事以材舉江西行省留為宣使則嘅然歎曰士當局促効奔走人階庭下哉即謝病歸無幾縣復舉送於朝授固陵稅課使忻然曰乘田委吏可以行道到官持廉施寬商賈爭欲出其市所入貨羨舊額數倍秩滿徙平陽持已愛民如固陵甫再歲兩目發內障喪明郡以聞命致仕歸則戚然傷其命之窮也自號疾退子疾退子耿介脩潔

氣岸軒豁不屑意生事為文章長於詩蚤喪妻無子既罷官歸輙貧無侍養者是時里中故人親友及好義長者往往多在知疾退子生平抱負爭延致之疾退子挾僮奴日東西往來飲酒談笑相懽時為歌詩以自適縣令丞皆知而禮之疾退子亦數出直言以裨其政之闕故疾退子雖廢于盲而其所適於中者猶不廢也歷三十餘年向之故人親友及好義長者或死或遠出在外里後生晚出雖以士名有不能究知疾退子平生矧今

丞乎於是疾退子已八十餘氣力益衰貧益甚冠帶垢敝十數年不得易衣薄歎歎嚴冬不能出門户然其所操執益堅不屈人片語不合拂袖去不顧不肯一毫脂韋淟涊狥人以求所欲孔子云歲寒然後知松栢後凋疾退子非其人歟建寧陳士希為縣文學獨愛重疾退子官滿將去念疾退子將無以為終也倡率素所還往者為備歛葬之具廼去自士希去知重疾退子者加鮮矣今有人焉猝起旦暮之間其勢鉅貲厚足以葢一鄉

不必其有德即一鄉之人奔走阿附之恐後至於疾退子則漠然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何趨向之異乎古哉蓋又有以盛衰存没為戚疏而施諸其同氣者非獨於疾退子然也然疾退子之為人世其可少乎

黄伯器傳

黄伯器名禺一字孟鉉其先盱人宋淳熙中八世祖笏知吉之吉水縣遂家焉世業儒大父天衢篤行勤學自經傳子史百氏及天文地志醫卜諸書靡不通究父彦

粲直諒和厚四子皆秀頴伯嚚季岳尤傑出伯嚚天資絶人八歲倍誦五經四書涉知大義成童為文章馳騁司馬子長班孟堅論議閎博不可窮既冠明於世務自許賈誼時翰林吳沈得其兄弟之文讀之嘆曰今之軾轍也季岳頴悟超越清脩篤學兄弟自相切磋亦必推服其兄用薦授鎮江府知事鎮江隷京師客遡庭事叢脞簡牒山積伯嚚至裁决數日而盡素習者不能及吏民畏服之歲中坐註誤罷官退處山林取舊所為文悉

焚之一志於性命道德之旨自聖人之經至於濂洛關閩之說研精覈微涵泳渟滀久益沛然而從學者日衆伯器善開諭奬勵誘掖感之以誠學者無賢愚少長皆樂從之隨才質高下各有所成其教人以實踐為務必使窮其理而體驗於身嘆學者專務科舉之業曰士固由科舉進然志於道者必不以是自足明道晦庵吾師也篤於孝友恬澹守約窮達一致為文章脫畧凡近根據至理粹然大雅所著有四書五經精義若干卷學古

齋詩文若干卷宋史論未成卒年三十八君子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國家初興吉之宗師碩儒林林比立也一二十年物故盡矣學者方倀倀如失所歸伯器後出汲汲焉以成就來學為己任所從學者衆矣其顯者故大學士胡廣左庶子鄒緝余不及識伯器而二子者皆與余久處為余言伯器才高意廣襟度灑落玉潔而春和庶幾程伯子之風余未嘗不仰而興慕俯而私憾未得親炙也然觀二子者其文學行誼亦皆今之士所未易

及孔子曰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吾故刪廣緝之所述者為之傳云

羅先生傳

羅先生名性字子理以字行羅故泰和儒家宋有為盧溝王簿曰伯壽嘗刲股和藥起親疾縣表其所居坊曰旌孝者先生曾伯祖也曾祖伯霖祖見可父穀禎先生少孤貧自奮於學初授易於鄉先生韋乾乾繼登康山長宗武之門苦志畢力博記精思夙夜不懈既冠遭元

季兵亂走避巖谷崎嶇困窮未嘗廢書卷性耿介一言一行必端不與俗人接雖至戚或涉邪行輒絶之然口未嘗言海桑先生陳心吾嘗稱先生及楊子淵有氷玉之操洪武初詔郡縣立學御史劉昭先知縣采譽望聘先生及子淵鄧彦高三人為之師時號楊羅鄧四年中鄉貢進士明年赴春官勑免會試授德安府同知先是有冦號糟李萬户者以衆入府治刼殺郡守以下掠庫藏官捕其衆悉就戮獨糟李逸去久不獲詔捕益急踪

跡所過宿逮繫數百人諸邑騷然先生初下車民有負一囊詣府言糟李實死矣此其遺骸也問死幾何時矣曰一歲曰始死時曷為不言又驗其鬚髮皆在而浩然白也曰糟李年未四十此安得是耶詰而逐之悉出所繫數百人諭之曰朝廷但欲得糟李耳糟李旦出即汝等暮皆寧家何為不自愛體膚乃甘受楚毒而庇一賊耶能從吾言今與汝等期十日獲賊即汝皆良民衆叩頭曰府公欲生我敢不盡死力乃悉縱之七日生縛糟

李至庭下民皆以獲賊勞而遣之命下賦民鐵造軍器時兵亂初定商旅未通郡民猝無所辦先生居第後治蔬圃得窖鐵萬餘斤民爭趨求售同官亦勸以售民先生曰固天以濟民豈為我也悉以代民充賦有餘皆入官庫銖兩不私焉其氷蘗之操愈厲而䘏民之心寢食不忘為政以寛恕為本惟贓吏無所假應城縣吏劉仁盜官麥事覺府逮治之仁懼逃匿會按察僉事朱逢吉過德安仁出訴告先生他事將就鞫湖廣參政陶凱吳

雲按察副使劉某聞之馳召逢吉還謂曰君不知德安有羅同知耶廿七府之賢守裁三人其可以枉忠賢哉岳州馬知府沔陽彭知府及先生三人逢吉卒白其誣而正仁盜麥之罪在郡四年闕知府皆先生總之秩滿詣京師坐擅用粟木染單衣為陳寧所劾謫戍西安行橐無數百錢怡然就役不以得失置意既至西安之達官貴人皆敬禮之而安於處賤未嘗一毫干人郡諸生從之受經後多舉進士去是時四方老師碩儒在西安者數十人吳中鄉

奕獨曰合吾輩所讀書庶幾羅先生之半蓋先生學甚
博為文章切深詩古體宗漢魏近體宗盛唐書法鍾元
常年及七十卒士奇少孤五歲先生取而教育之有父
道焉明年官德安又挈以行又三年先生有陜西之役
屢遺書督其學又廿年而捐館當是時所以誨不肖者
雖不能盡記而為道之大要不敢忘也恒竊私念先生
所以脩諸躬施諸人者皆當追配古人而今之人知之
者寡矣謹述其槩為傳手録一通以寄其子賔黻蓋又

欲其子若孫皆圖不辱云

劉子輔傳

劉子輔吉安廬陵人自太學生擢監察御史持身謹行儉約如布衣時而用法公平嘗按臨浙江者三年不見聲色而浙江之人善者愛之橫者畏之時憲使周新持風裁不茍許與獨數數稱子輔為賢御史九載考最陞廣東憲使到官數日丁家艱去服闋坐微累左遷交阯諒江知府不鄙夷其民撫綏如子民咸愛戴之叛冦黎

利攻圍諒江城時寇勢猖獗他郡縣城多已陷子輔與守將倡兵民效死守數月寇增衆攻城城中食且盡而人心益固又踰月寇攻益力遂破城城中兵民盡力闘以死無一人降者子輔知事不支曰吾奉命守郡郡亡與亡義不可汙賊手即自經死一子一妾皆先子輔死事聞贈子輔布政司叅政遣官賜祭復其家太史氏曰子輔平素恂恂少言如無所長者且不慕交際人蓋鮮知之而其終所樹立卓卓若此士可以其外斷之乎當

時總帥如王通輩擁勁兵十數萬不能禦賊而棄城去甚者蔡福之徒甘心從賊反兵來攻圖茍活旦暮間卒之不逃誅於國典夫死一也彼身戮家僨貽誚無窮視子輔蓋氷炭薰蕕之不相同矣時戍守之將如都指揮李任等毅然奮節而死者蓋多死民社者子輔及諒山知府易先政平知府何忠輩亦非一人忠罵賊不絕口從容賦詩乃與其子皆死世曷嘗乏正人君子哉顧係於用之者之何如也

周是脩傳

周是脩諱德以字行周吉之泰和爵譽里名家其先諱矩者嘗顯於南唐至宋累累有科第其支裔從灉江里是脩之所自出也是脩少孤貧自奮於學從游鄉先生胡渚樵渚樵以孫妻之又從國子學録蕭執先生明詩經初舉霍丘縣學訓導入見太祖高皇帝擢爲周府奉祠正高皇帝上賓之明年有告言王過失事王府官屬皆下吏是脩以嘗諫得免改衡府紀善預脩纂翰林數

陳論國家大計及指斥用事者誤國用事者怒衆共挫
折之是脩屹不爲動太宗文皇帝靖難之師既渡江駐
金川門宮中悉自焚明日是脩留書其家別其友江仲
隆解大紳胡光大蕭用道楊士奇且付後事暮入應天府
學自經六月十五日也又明日臣民推戴文皇帝繼大統
數月御史言是脩不順天命請加追戮上曰彼食其祿自
盡其心一無所問是脩內貞外和有孝友忠信之行非其
義不苟取襟懷坦明灑落而沖澹悠然其學自經史百氏

下至陰陽醫卜之説靡所不通為文章未嘗締思援筆立就而雍容雅贍詞理條達稍暇著述吟咏不虛寸晷所著有詩小序詩集義詩譜論語類編廣衍太極圖觀感録綱常懿範邇言家訓芻蕘集進思集是脩汲汲導誘人善人有過失恒為之隠以是無少長賤貴皆樂親之明知人所薦士如梁用之劉叔毖皆知名當世是脩之學雖間未純然於明綱常為世道計必身履之而不徒託之空言豈非卓然特立者歟是脩卒年四十有九

時解胡蕭梁皆見諸文字然屬倉卒不及詳今二十有八年矣知是脩者獨余在每追念君子清白之節文皇帝日月之明既照其心豈當遂致泯没故述為小傳以授其子轅使傳焉

王先生傳

王先生名佑字子啟晚號啟翁王出琅琊後繇金陵從泰和世系具家譜先生十數歲知自重以古人為歸不混流俗初從鄉貢進士曹隨治毛氏詩長遭元季之亂

與兄子與先生避匿平川山中力學不輟兄弟自為師友稍出游南昌與辛敬萬石曠達楊士弘練高劉永之輩為詩友行省平章遂禮致先生為塾賓聲譽日聞四方江西既内附先生首舉教官吏部試中經義偕十八人者入見是日太史奏星象文明之祥太祖皇帝喜皆除監察御史賜襲衣又賜宴御史臺先生劾奸貪振憲紀風裁勃勃動人廣西平初置官府簡御史往任風憲以尋适為按察使先生及胡子祺為僉事子祺曰古新

國用輕典先生曰蠻夷之人素昧君臣父子之分瀆倫傷化不及此時明禮法以示勸懲後將難制适從先生議先生所分按郡縣吏民悚然三年偕子祺入覲時王師初平蜀重郡守之寄遂從先生知崇慶州子祺知彭州崇慶承兵革凋弊之後植仆煦槁隨事盡心民稍復蘇坐累罷歸而從學者日衆先生嚴師道其施教有方務見實效後生晚學望之皆内自斂肅不敢侈肆江陰徐遜知泰和縣勵精為治聘先生訓導縣學日躬詣問

政先生曰示民以好惡之正而去其蠧耳遜虛己惟先生之言聽而行之不疑於是五六十年知泰和者其設施當大體得民心民至今誦道之無厭者莫有過遜蓋自先生導之矣先生孝友忠信嚴毅端方海桒陳先生嘗言王子啟壁立千仞不負所學劉尚書子高言子啟真風紀臣包孝肅不足多也郭敬守曰子啟平居一言一話皆可書簡册垂法戒蕭子所曰王公秋霜烈日執固當憚之先生擅文章養氣為要中歳以前所著毀于

兵晩獨存長江萬里稿先生年六十有六卒二男子皆殤卒時惟二女子在其行事舊無紀述梁潛嘗從受經欲作傳未及而卒余丱角以姻家子恒得侍教猶及見所藏僉事知州時政事文書充積牖下時不敢有請今所藏無復存者每念士君子挺特魁傑如先生者一代無幾人其可使泯而無聞謹記憶耳目所得大槩為此傳雖言不能詳觀者可推類以得之矣

陳孟省傳

陳泰和碩宗五季時自金陵徙來歷宋元以科第入仕者六十人國朝心吾先生為江右大儒洪武初朝廷遣使徵議禮以老辭三子孔立孔奐孔碩孔碩見余所作墓表孔立孔奐皆明經擅文章孔立負才識卓犖不局於小節嘗仕為白水縣丞孔奐溫粹如玉隱居不出孟省孔立之仲子為孔奐後名鑒心吾先生七孫特愛孟省十四即侍先生上京師及考鄉試廣東江西旦莫不去左右者十數年為人質確苦學攻詩經及大學語孟

中庸晝夜熟讀精思諸經史子皆通究治科舉業其文一本實理而深斥浮靡之習弱冠甚見重先生長者同輩者皆往質疑請益而愈益自進不少懈為人峭直寡合邑中士所與交者無幾人行道邂逅流俗人俛首過不一顧嚴義利之辯不輙受一毫於分之外年十五六即名其讀書之齋曰克治以自勵精楷書平生所繕錄文字甚富一點一畫必如法蓋類其為人邑大夫舉充學弟子員歲甲子江西鄉試衆皆必孟省在高選是歲

江西聘心吾先生考試有令考官不得以子孫預試遂格不入丁卯再試將入會聞大父喪遂止同門生素爲孟省薄者訟孟省謂無祖喪不就試之令有司刻深不明竟坐孟省不應而罷其弟子員已已凡罷黜弟子員皆徵詣京師分布諸司治吏事踰年孟省抑鬱不得志竟卒葢年三十有五一子西安少孤失學易業賈而卒無嗣先夫人孟省姑也余生後孟省十歲丱角嘗從學焉既長最相厚孟省志甚卓學甚篤行甚堅卒不遇以

困死非其命耶夫挾藝求試以干祿也大父喪不恤而汲汲於祿禮歟執法吏不推人情明禮義可以為良歟吾著孟省之事以悼賢者亦於法吏有警云

錄

抱灌子錄

抱灌子閩人所居丹山碧水之間與老圃隣習圃之業治五畝之地為十數畦種蒔蔬菘芥薑韭葵莧蔓菁凡瓠之屬悉具日行畦間視害苗者輒去之以旦去蟲日

中去草暮則抱甕以灌率為常故雖饉歲抱灌子所蒔恒熟蓋為之不厭于勞也然非專以自給有欲取者聽不拒唯不得傷其本耳人恒過其抱甕灌也號之曰抱灌子雖業圃手一編未嘗釋稍暇坐塍傍箕踞誦聲琅琅時起而曳杖行歌陶元亮田園之詩或自為詞以歌曰灌畦東西兮灌畦北南吾任吾力兮聊佚其心我思古人兮丈人漢陰又曰戴星以灌兮戴日以鋤聊任吾力兮焉知其劬我思古人兮仲尼飯疏綽綽有自得之

意會賓興詔下縣令丞廉知抱灌子賢薦之朝嘗與稽古述作之事矣已而擢夏官郎又擢天官郎東臯耘夫嘗出而邂逅焉熟視其狀貌曰此殆非趨榮急利者也旁有知者曰此抱灌子也道其平生歷歷耘夫就而與之語抱灌子若罔聞之他日又邂逅焉間及魯隱公以來二百餘年王霸之得失抱灌子張目吐辭娓娓皆不失聖人之旨耘夫咲啞然謂曰抱灌子曷為不終嘿嘿耶抱灌子曰吾亦謂子之喋喋奚所裨益也時抱灌子

益有志於退耘夫聞而竊嘆曰抱瓘子其志尚可以激薄俗而用世者必重得志尚之士鄒孟氏曰人有不為而後可以有為然吾欲挽留之不得又竊自嘆欲從之而義不可也蓋怊悵不已而念抱瓘子之事不可以泯故輙錄記之抱瓘子陳氏福名耘夫廬陵楊某云

東里文集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里文集卷二十三至二十五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主事臣張培

謄録監生臣張永淅

東里文集卷二十三

明　楊士奇　撰

表

兩朝實錄成史館上表

伏聞上有堯舜禹湯文武之君斯有典謨訓誥誓命之紀當時所錄萬世攸師自漢以來暨于唐宋皆建史官專職紀述我國家奉天啟運聖聖相承大經大法明于上善政善教被于下萬方一統海宇清寧洪武以前神

功聖德史氏所記具有成書欽惟太宗體天弘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剛健中正廣大欽明體天之心行天之道勵精為理躬儉愛人再奠邦家中興鴻業文治光昭於日月武烈弘靖於華夷大畧雄材茂功偉績規模弘遠卓冠百王欽惟仁宗敬天體道純誠至德弘文欽武章聖達孝昭皇帝孝友英明寛仁恭儉敬天法祖制治保邦明目達聰周詢民隱時使薄斂博施濟人撫盈成之運廣文明之化丕新政紀覃敷德

澤朞月之内天下歸仁二聖升遐雲車益遠萬姓哀慕
海宇同情恭惟皇帝陛下文武聖神聰明睿智纉承大
寶君國子民推廣至仁繼志述事歌九功之惟叙得萬
國之懽心上念祖宗功德之隆同符天地覆載之大宜
宣昭於簡冊垂儀範於帝王宣德元年五月勑脩兩朝
實錄命臣輔臣義臣原吉監脩臣士奇臣榮臣幼孜臣
山臣英臣溥總裁臣榮臣英臣直臣述臣時勉臣習禮
臣學夔臣循臣從善臣驥臣鶴齡臣洪臣永清臣叙臣

曰恭臣敬臣翰臣雅臣翥臣繼臣中臣叔剛臣文奎臣節臣錫臣蒡纂脩發左右史臣之所記閲中外官府之所上兼考章疏衆之見聞編載事功必備著其本末纂述謨訓必致謹於精微關制度者雖細不遺切幾務者雖明必審於紀叙聖神之道德如繪畫造化之功能擬諸形容誠難髣髴乃若附録臣下必在究明是非訖五年正月恭成太宗文皇帝實録百三十卷仁宗昭皇帝實録十卷合百五十四冊謹繕寫上進伏念臣輔等智

識淺陋學術空疎曠歳月而久稽亦討論之惟謹方諸良史深愧乏三長之稱監于先朝庶少資萬幾之暇

經筵謝表

知經筵事太師英國公臣輔同知經筵事少傅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臣士竒少傅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臣榮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臣溥兼經筵官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直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臣英翰林院侍讀學士臣時勉臣習禮

侍講學士臣循侍讀臣衷侍講臣穀脩譔臣愉臣駉等

兹者恭遇經筵肇啟聖學維新講讀侍臣咸膺恩澤謹

奉表稱謝者臣輔等誠懽誠忭稽首頓首上言伏以天

清地寧昭聖皇之統御時康道泰美文治之隆興日月

光華中外忻悅恭惟皇帝陛下聰明睿智廣大寛仁尊

尊親親崇兩宮之至養推恩布德得四海之懽心是以

三光全而寒暑平五穀熟而人民育益勤稽古之學益

弘養正之功謂易書詩禮春秋之文皆堯舜禹湯文武

之道萬幾有暇恒親御於經筵多聞是求肆詳延於儒雅用資啟沃用致進脩上以承帝王心法之傳下以錫臣民皇極之福光祖宗之洪業擴海宇之隆平臣輔等猥以庸才咸叨榮命荷絲綸之飭勵繼宴錫之駢蕃於緝熙單厥心允協周成之德念終始典于學敬陳商說之篇

議

吳文正公從祀議

欽奉聖旨命臣等考究元儒吳澄應否從祀議擬奏聞臣士奇等欽遵考得元翰林學士吳澄所著書及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所狀澄事行蓋澄自十歲得宋儒朱熹所註大學讀之即知為學之要專勤誦讀次讀語孟中庸亦然遂大肆力於諸經十五專務聖賢之學致踐履之實以道自任其所自勵有勤謹敬和自新自脩消人欲長天理克己悔過矯輕警惰顔冉理一等銘其教學者有學基學統等篇深究濂洛關閩之旨考正孝經

校定易書詩春秋脩正儀禮小戴記及邵雍張載之書有易書春秋禮記纂言及易纂言外翼皆所以啟大道之堂奥開來學之聰明傳之百世而無弊也時朝廷屢起之乃就國子監丞稍進司業一言不合即自觧去後屢徵復起亦不久於位進退之際卓然君子葢元之正學大儒許衡及澄二人衡遭際世祖功在朝廷澄在朝之日雖淺其職論思教成均勸講經筵咸積誠悳頋大議論大事咸引古道而功在學者尤多故二人之没皆

諡文正衡在當時已列從祀澄旣後出又卒於元衰之際當時已有建議宜列從祀者爲元綱日頽未及舉行今澄所著諸書具在我國家崇儒重道大明四書五經及性理之旨凡澄所言皆見采録以惠學者葢澄問學之功朱熹以來莫或過之而從祀諸儒自荀況下至范甯語其事功皆未及澄今若升澄從祀孔子廟庭列諸許衡之次允愜斯文之公議昭國家之盛典謹具奏聞伏候勑旨

詩

平安南詩 有序

臣聞天以風雨霜露育成萬物聖人以禮樂征伐綏輯天下一出於至仁周之文武皆一怒以安其民故雖聖人不忘用兵亦不去兵以爲治洪惟我國家肇興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深仁大義順天應人平靖四方以教以育罔有孽害時謂泰和至于皇上益廣仁義禮樂之化海内奠安四夷嚮慕

小大遐邇熙然同春惟是安南其王孱儆其賊臣黎季犛暨其子蒼沿襲悖充屢弑國主淫刑暴歛毒虐下人滋久滋甚皇上閔焉弗寧發詔使諭使還悔賊罔忌畏數侵掠厥鄰占城又寇我思明祿州寧遠之地在廷之臣咸請發兵討罪上曰彼匪人乎斯不可終化發詔使中諭焉賊聞其主有遺胤子奔來京師即上表謝過請還之上曰彼其庶幾有悔乎遣使者衛送出境賊伏衆邀遏使者執殺其主遺胤子事聞皇上震怒召文武羣

臣諭曰予承天命保康兆億民一民弗獲惟予弗恭人有弗迪而遽誅斯遏抑厥自新乃有弗迪至于再三而釋弗誅惟予弗君今盜滋弗迪予必不釋將往大正厥予志用武惟盜滋稔惡羣臣合辭力贊必决乃告祀天地宗廟及天下山川命征夷將軍左右副將軍左右參將暨神機横海驃騎游擊鷹揚五將軍率師討賊師發金川門上臨江送之諭之曰汝其代予往行天討惟盜暨厥子必誅弗釋暨同惡必誅弗釋凡厥脅從咸釋弗

誅惟茲安南咸朕所統厥民滋困于盜罔攸訴告汝其
代予往弔毋有侵害或有侵害即既殄戮盜猶底汝罰
既殄戮盜其咨求其王遺嗣子俾統治厥民往哉惟懋
師入安南黎賊脅驅其民號七百萬拒于境上民聞王
師來為己除害皆倒戈迓降師渡富良江入其東都城
又入其西都城如蹈無人之地賊窮迫盡棄其衆獨與
其孥數人並海遁去王師追之悉生縶之不遺一人乃
縱所脅從咨民所苦罷其苛禁斂求安南王遺嗣民既

罔有侵害又蒙哀矜弔恤悉解去所苦咸竊喜曰我幸
復見今日幸聖天子不遐棄我萬里外而復生我欣然
如脱虎口歸慈父母相率踞軍門言曰惟故安南王遺
嗣悉殲于寇暴無遺惟兹土故隷中國誠願復列中國
氓容比聖化俾我暨我子我孫咸免於夷狄禽獸軍中
獻所獲俘且具言民所欲皇上重違民意下詔郡縣其
地選置守吏復置交阯布政司總之在廷文武羣臣上
表稱賀臣惟安南本漢南越地武帝置交阯郡曁五季

丁氏竊據之始僭稱王宋弗能制因授之卒循為常更歴數姓䂓結深固屢叛弗服宋元數舉兵誅討無成功
皇明奄有四海率先款服曾不踰世終梗冦盜天地之
德務隆包荒累誨弗悛肆急援溺仁義之旅弔伐並行
恩威所臨有迎無拒累月之頃肅清允慈大拯塗炭弘
復疆土功德俊茂振古無倫焉惟古帝王施德建功皆
有頌歌傳播後世臣忝列從臣後輒擬古作者之意譔
平安南詩一首以示後來謹拜手稽首上進詩曰

惟天生民咸俾遂適有攸弗及肆命有德惟德格天為
君為師以教以治俾適咸宜天啟皇明悉畀所覆明明
太祖生育教誘衣之食之邇安遠歸禮昭義布長幼尊
卑皇帝繼統四方萬國益富而教和豫安適叢爾蠻交
醜孽其間為狼為豺小大畢殘皇曰彼醜匪異人類庶
或改率予其化誨誨言諄諄弗遷益驕戕暴厥鄰盜我
邊郊百辟文武頫伏陛言弗時翦屠將俾蔓延皇曰申
誨猶或改率弗改弗率跳梁狂獝偽恭籲命賊我使人

暨彼遺孽磔身百分皇曰彼醜獸心靡易螟螣弗除曷
遺嘉稷惟皇上帝付予八埏有溺弗援予滋違天誕命
將臣暨旅師徒往勵汝勇往宣汝謨咸弔困窮殲惟醜
虜職數于仁匪曰究武六師遄邁辭直氣厲涉危蹈深
若履平地嘽嘽烈烈赫赫業業如飄剡剡如霆戩戩蠢
彼醜虜脅驅為拒仁威天降孰有強禦雞翎夜鬭富良
為帶投兵委戈奔降迓拜乃入交城乃走兇渠縶之海
隅如探取鷇乃咨脅從悉解而縱乃視交人弔其疾痛

交人悴悴爰始色温舒其兢兢爰始笑言交人有言我
困荼毒天子生我旋癘爲福交人有言我初匪夷逖遠
淪汙陷茲塗泥天子聖仁曷返我初内我庇我永康不
虞俘獻于廷天子受之民有顧欲天子子之四夷有聞
懽喜告語天子聖仁我有父母救民之疾不以遐僻有
梗弗率必誅不釋天子聖仁孔武且神孰其爲梗鑒彼
交人芒芒四裔威服德拊巍巍中夏尊安鞏固海航陸
車來享來庭千萬億年拱我皇明

思訓堂詩有序

思訓堂者通政司右通政兖平陳定至善奉親之堂也親没拳拳於親之訓不忘故以名堂而著其孝思焉間求余言夫世之為父母愛其子盡力於鞠育恩勤者有之矣而能訓之以善道者鮮訓以善道則幸其子不違於目前之頃有不可必況望其不違於身後者乎至善蚤喪父獨賴母王恭人鞠育教訓以成其德器顯融於世矣而服膺母訓至於母没不敢忽忘可謂令子矣夫君子之

所重者有恒心也故作思訓堂詩以致相成之意詩曰

昔我升堂言侍母慈今母往矣升堂孔思厥思伊何母有訓

辭厥訓伊何仁義是持事君猶天盡已勿欺維厚有容維慎

弗危我心藏之夙夜靡遺豈直靡遺允蹈不違僶俛維寅

承母之詒伊昔克承式肇慶基繼今克承永保弗隳克篤

念之罔適匪禔庶幾有譽于親有輝永迪于斯以善厥施

贊

黄思恭學士像贊

肅乎其外泊乎其内不競不絿于于其泰纘先緒於毋
徽肇來慶於孔章白鹿華蓋玉韞而光榮恩清秩黃髮
兒齒消揺相羊茂綏福履

晃菴像贊 有序

吾邑蕭生寫丈淵閣大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晃菴胡
公像可謂似矣然得其外者耳得其内者莫如余敬書
之卷首為贊其詞曰

偉乎其儀淵乎其中簡而有執和而無同襟宇澄瑩涵

秋露於玉壺氣韻灑落揚皓雪於青松洙泗關洛其學之源大河長江其文之雄事聖明之主崇近密之任承禮遇之隆其千載之遭逢也而泊然如抱虛退然如執冲孳孳於往哲乾乾乎終日者蓋希先民道德之意君子為仁之功歟

鄒侍講像贊

其稟之剛其行之良所存也公而恕所履也直而方學之博必宗於聖賢文之富必傳諸經義秋水澹雲泊乎

素心寒巖古栢凛乎義氣孔子所云直道而行孟子所稱樂善不倦展君子兮邦之彦也

自贊

其為人也知厭初靡有不善知既往鮮有或是知古聖賢皆學而能知宇宙間皆吾分内然望而未見徒係其志今不田而食不𧟌而衣者四十六歳嗟來日之幾何其奚以免夫俯怍而仰愧哉易云終日乾乾庶幾服以

自勵

石處士像贊 彥誠之父

其中休休其外温温雍容耆頤消揺丘園根忠信於天賦表行義於厥躬抗素尚於浮雲含逸響於清風古之吉人令之善士自天祐之式繁壽祉

具慶遺像贊為贛王令作

含純抱和蹈履靜嘉有淑令娩協裕厥家為善有慶有子有文亷貢之潰惠政在民禄養孔時弗究報施遺像儼然悠悠孝思

亡妻嚴夫人遺像賛

處余之貧泰焉以欣從余而貴不改儉勤蓋布裳提汲無怍乎鮑宣之婦男女効績有聞於文伯之母規過不及輔我中道曷不永年於我偕老噫

行儉像賛

學博而志端識敏而才充其秀發也粲芙蓉於淥水其清拔也挺華嶽於晴空承明延閣足以續休乎家世詞命論思足以增重於國華方當任賢興理之時禄位所

臻豈吾所能量其涯哉

歐陽子白像賛

邁往之氣明爽之資有學有文有德有儀如寳劒含精將試之無不利如良玉在匵蓋蓄焉而弗施雖見諸須者已老而存諸中者未衰其終求箕山之志抑有俟皤溪之時也耶

告祭文

祭告先考墓文

維永樂十年歲次壬辰三月乙酉朔越十有九日癸卯
男具官士奇敢昭告于先考府君尊靈仰荷尊父積德
垂慶覆被小子獲仕于朝欽承上恩特贈尊父爲奉直
大夫左春坊左諭德榮捧命書倍萬愉懌謹録黄尊遣
姪鄉貢進士輝賫詣塋域恭伸燎告伏惟尊父服此明
恩重念藐孤生而薄祜甫踰朞晬慈父棄捐生我孔勞
棄我孔蚤幸承福祐用克臻兹心之永傷禄不逮養奉
恩悲咽如何可言自今以始惟盡此心惟忠惟孝不敢

荒怠伏惟尊靈永佑相之謹告

祭告先妣墓文

維永樂十年歲次壬辰三月乙酉朔越十有九日癸卯

男具官士奇敢昭告于先妣尊靈兹者欽蒙上恩特賜

誥命贈尊母為宜人榮捧命書倍萬忻懌謹録黄專遣

姪鄉貢進士輝賫詣塋域恭伸燎告伏惟尊母服此明

恩重念某不孝不天生孩十有六月慈父棄背當此之

時兵亂甫定骨肉散亡家産破析獨賴尊母慈仁如天

軫念先祀危切履氷保存孤孽嚴於執玉逮其有知教之詩書曰此汝先人之業也汝怠而棄焉是汝不能子而我不能母也憂勞夙夜險阻備嘗以長育存全之於孤苦顛沛之餘至其幼既壯其危既安而尊母不及見矣嗚呼痛哉今荷尊母積德流慶叨承國恩享有禄食矣追惟幼侍尊母糜粥不飽今有禄食能獨飽乎衣有綈帛矣追惟幼侍尊母疏薄不暖今有綈帛能獨暖乎一念之至疾首摧心天地無窮母子此痛其有窮乎祗

奉恩榮益深哀慕悲涕哽塞莫知所云伏惟尚饗

焚黄告先祠文

維洪熙元年歲次乙巳正月壬申朔越二十日辛卯孝曾孫少傅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士奇敢昭告于三代祖考妣尊靈曰士奇不肖材知謭陋仰荷祖宗積善累仁慶澤所鍾覆被小子叨祿侍近積有歲年兹者恭遇皇上龍飛恩德覃霈屢陞崇秩寵賜誥命推恩追封三代我曾祖待制府君祖金洲府君考諭德府君皆

追封榮祿大夫少傅兼華蓋殿大學士曾祖妣弘農郡君嚴氏繼曾祖妣高氏祖妣胡氏妣宜人陳氏皆追封夫人士奇榮捧命書不勝忻悦祇用録黄恭伸燎告伏惟尊靈服此明恩敷佑小子用竟忠事庶幾上不累君親之大德謹用告知謹告

祭康氏妹文

嗚呼吾母生我及妹心母之心敬母之訓嗣母之善吾妹最賢妹之有家鍾愛賢姑宜於夫子宜於宗戚謂宜

祿壽百歲之期云何一疾遽殞中道雖暨里隣咸增悲惋矧於同氣心當如何訃音之來驚仆號慟嗚呼哀哉命果然耶兄仕京師廿有七年思母不見思見吾妹遽復已矣嗚呼哀哉吾妻家居辛苦生業亦惟賢妹姑嫂一心扶助稗益不知倦勞吾妻久病以至于没兒女哌哌惟姑是恃保育訓教靡夕靡朝詎謂再朞吾妹又没兄之抱慟曷有窮期嗚呼冥冥不昧應與汝嫂同事老母幽明異路寧知兄悲茫茫倚逆緘辭致奠南望興慟

泪雨其雱尚饗

祭族兄仲素文

維永樂七年歲次己丑七月辛未朔越二十有一日辛卯楊士奇聞族兄仲素先生之喪已歸葬淮安謹附酒果之儀令姪之紀致奠于先生之靈而言曰嗟嗟吾兄而遽死乎耿介之德和厚之資篤實之學溫雅之詞彼世人於利勢倀奔走如渴飢獨安命而守義寧處賤而宅卑罹憂患以益窮恒特立而不移服恬素以自適全

天和之熙熙諒於道無所枉雖竟死其奚悲士奇昔避
逅於都城蓋晨聚而夕分交書幣之往還雖迹遠而心
親詎期一旦北行適遠杳音塵之莫通忽喪車其來返
瞻宗秀之凋摧慟中懷其煩懣謹緘辭而致奠零涕淚
之潸潸尚饗

祭陳一敬文

哀哉陳兄遽此永畢耶凡世之人耄期比比獨不躋下
壽理其可詰耶兄之所存和易平實兄之應務條理縝

寥剡削町畦耿介自執凡世之人知兄無幾兄之用世用亦未幾其間得失曾何較計去嶮即夷求返竹林逍遥徜徉爰得我心日月幾何鶴書載下甫即公車倏焉殞謝哀哉陳兄余悲曷舍念余束髮相從遨嬉遨嬉伊何曰書與詩三十年間出處聚散迹睽志同斷金莫間昨晤于兹曾幾晨夕會促别長頓絶來覿平生知心逝者如彼孰計陳兄遠又去此悲哉余情耿耿何已嗚呼死生恒道全歸為難生無遺憾没也其安我思陳兄我

又何歎尚饗

祭王肇慶文

維永樂十四年歲次丙申九月己丑朔越七日乙未故中憲大夫肇慶府知府伯貞先生王公之喪歸自北京道過龍江其婣家生奉直大夫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侍講楊士奇謹致清酌之奠泣而言曰嗚呼先生遽往而不還耶歲初邂逅傾瀉相懽曾無幾時余疾遺患數甸匐以來視為之方以速其安既去此而北行長蘆之

書猶懇懇於訓言先生之厚余其事固昨日之間也遄聞端州之命喜動乎中計旦夕之南轅得伸欵洽以解渴煩何意旬餘凶訃忽聞嗚呼哀哉偉歟先生士林之尊經學之淵源泝濂洛以達於羲文文章之閎肆凌韓柳而攀駕馬班正直節儉有羔羊大夫之德寛裕慈厚惟仁人長者之存是以發乎其中藹如春陽之温遺乎其外泊如秋空之雲故學者師道德之教百姓歌召杜之恩溘渼風而上征其孰不悽楚而辛酸哉矧在士竒

契好世敦少於學問深辱引援粗焉有聞其敢或諼三十餘年離合紛紜孰計斯别竟焉永分大江之濆踸莫此樽蓋撫今而惟昔言可盡而情莫殫也嗚呼哀哉尚饗

祭林崇璧文

嗚呼崇璧遽止於此邪士君子所期望於子者皆遠大之計而聖天子臨軒親策以子魁天下之士亦有待儒者之効用於世也子之問學厥有源委子之文章華實

疑疑忠厚謙慎惟子所存平直端方惟子所履其由此而逺到理之所必至也孰謂崇璧竟止乎是其古人之有云莫之致而致乎其等職同寮寀志諧道契胡仳離之甫朞奄遽焉而長逝子喪來歸將復故里念我良友死生之誼薦薄奠而寫哀痛余中之若劇尚饗

祭陳叅政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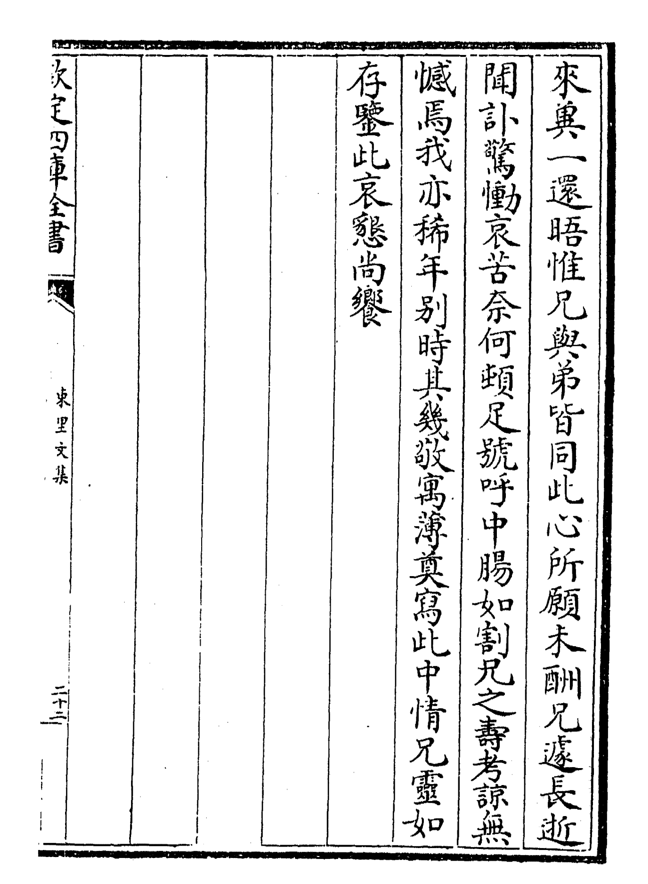
嗚呼震之别纔隔歲訃音東來遽聞謝世昉其别時病喜勿藥何意旋歸而竟不作嗚呼震之總角弟昆相勵

以學相角以文仕而同朝又同翰苑過從怡怡何間晨
晚震之陞擢春官郎署不出京師尚時懽聚既賛大藩
千里睽隔兩地一情累歲一覿今茲已矣永絶晤期逝
者何適存者恒悲嗚呼中表少小相親六十餘年存吾
兩人震之康強余病蚤衰而先余逝余存幾時不腆之
文書于墓石庶昭平生以慰冥寂

祭思貽兄文

嗚呼士奇不天甫晬失怙靡兄靡弟煢煢一身於兄其

從如同父母兄生先我十有六年我幼賴兄提携抱負
迨于丱角導我書詩憐我能勤喜動顔色顧曰予弟奕
奕吾宗黽勉繼承在我與爾茍惰弗勉墜隳自兹恭受
教言罔敢遺墮中罹憂患兄勞孔艱未有室家兄不遑
止初蒙召命兄曰行哉朝夕戒之毋滯于下闒聯近職
寓書勤勤曰振吾宗其將在爾惟敬惟慎其克有終屢
來甚懽既別彌戚間闊疾疢如痛在己凡兄愛我一自
中誠我之報兄靡効毫髮在兄無望在我曷寧逕歳書



來輿一還晤惟兄與弟皆同此心所願未酬兄遽長逝
聞訃驚慟哀苦奈何頓足號呼中腸如割兄之壽考諒無
憾焉我亦稀年別時其幾敬寓薄奠寫此中情兄靈如
存鑒此哀懇尚饗

東里文集卷二十三

東里文集卷二十四

明 楊士奇 撰

辭

正固先生哀辭有序

於戲自正固先生没而吾邑之學者無所定於趣向無所質於疑惑無所資於故實無所得於效法貿貿焉倀倀焉如瞽行中夜無所問道也故皆傷悼不能自已焉先生諱岐字尚仁姓蕭氏學者因其所自號稱正固先

生吾邑在大明受命之初有陳海桑先生王竹亭先生與其弟僉憲公有尚書劉公與其弟東原先生有臨淄令歐陽公有廖愚寄先生有正固先生又有德安貳守羅公臨安倅楊公國子録蕭公臨晋令郭公皆邑里之通儒來學之宗範諸先生相繼没世而學者未至貿貿焉倀倀焉如瞽行中夜焉者為有正固先生在也今正固先生不可復作則吾邑之學者所為哀悼其能自已乎哀之不能自已於是見於辭焉辭曰

惟民從道兮克善攸行智有弗及兮道不可明仰彼先覺兮揭蒙發瞢嗟若先生兮昭哉愽閎服仁與義兮秉忠貞稽諸天常兮考明經言爲訓式兮行儀刑濯湘流之清潔兮佩澧蘭之芳馨睠威鳳其五章兮何不游乎虞之廷止高岡之梧桐兮獨雍雍而時鳴雲鴻遵游下田兮斥鷃翔於青冥小大胥適匪宜兮羌獨偃蹇乎林坰嗟若先生兮其誰與儗考德而問業兮日詵詵其來止惟匠石之良兮飭梁棟以杞梓材雖小而畢達兮

于闐居而猶無棄白玉不遇夫磨琢兮雖良質而焉試夫既自我成之兮固處賤而道貴嗟若先生兮何不可以少留何為一旦兮溘風飄而雲遊吁嗟失筮與龜兮吉凶孚吾何所諏紛盲瞽其邂逅兮又孰明夫道所由終焉倀倀兮如夜遊於乎先生兮委山丘空望龍門兮中耿耿而增憂

周尚志哀辭　有序

仁山文水之間世家鉅族之盛周氏其一也周氏世居

泥田里後徙丁田余家去其地百餘里聞有尚志甫德義不愧古之人然旣卒矣未嘗得一見也及官京師其子彥奇爲刑科給事中因出其族兄前進士矩所爲尚志行狀載其所存所施者甚備於乎若周尚志甫豈易得哉使世之人皆爲尚志庶幾可以復古之世而今亡矣因擬狀之所具爲辭哀之其辭曰

惟先殖基篤其敷遺世有詩書些迨于先生始其弱齡惇信而貞些冠而敏學從我先覺匪階祿爵些吾親之

思吾所得為鞠躬敢辭之族人昆弟予同一氣又敢廢義之民之飢寒輟衣與食中心式安之民予同類野死弗蓋時予之痗之凡民有爭一言持衡靡或不平之受遺秉義永矢無二危禍不避之賤貧自持理亂弗知朝恬夕嬉之六十八年埃風溘兮儵逝不旋之彼人無良耄期樂康孰可較量之生過上壽沒顯有後亦竟何疚之景仰幾時卒弗覩斯曷予弗悲之

賦

白象賦應制

二儀含精至和毓靈誕生神物為時之禎偉形體之弘
博屹髣髴兮其若陵運脩鼻以妙用吐氷桂之剛貞膽
彌烈而下處乘四時以流行耿瑶光其上直稟金德之
純粹明晧質之自然浮素華於纎毛宜玉山與瓊林步
逍遙而泄泄雖遐夷之窮谷暫混儕於狒狒諒聖人其
在上豈終潛而竟晦於是乾符昭兮泰階平坤珍顯兮
黄河清鳳凰集乎德輝麒麟感乎聖明騶虞應乎仁化

神龜通乎孝誠獨何為兮淹留不踴躍而作興爾乃山靈啓途海若靜波風伯導從雲師護遮振高足以于邁出南溟之天涯顧夷獠而長辭遵大路於中華不疾而速千里歘忽言戾都畿瞻望宮闕闢天門之九重來王會於萬國隨驛使而進趨仰天顔其咫尺拜跪俛伏舞蹈悦懌何幸厖野之資膺此遭逢之極也於是天子勑命圉臣厚粟豐芻華纓絡首文衣被軀恩榮汪濊感激何如雖無能以報稱敢不勉其鈍駑願備駕於皇輅從

六龍以任載嚴九關之巍巍衆虎豹而列衛又引重與致遠明枉直而袪害誓永殫乎尺寸奉聖皇於萬歲

河清賦

歲在旃蒙月維攝提其日癸卯晨光初晞祥飈融暢慶雲爛垂天子御丹扆闢彤闈班龍節建鸞旗肅九重之容衛紛百辟其來趨促武乎金門屏息乎彤墀乃有陪臣晋國之使瀕伏殿陛陳詞獻匭上言河清河津之涘發書訊占聖皇之瑞臣實睹之敢告天子天子曰嘻天

道應人必以類至作德者降祥弗德者垂戒予未究乎愼脩其何以與於是也使者既出時則徹侯上公羣卿列秩仰聆玉音愉愉忔忔固已識其靈祥未備究乎事實退就使者而悉焉使者曰昉河流之將清蓋先時而異狀其始也沉碧凝黛流丹曳虹忽易復殊䵮色彌望烱素華之皓潔汎玄晶而漭沆妙神化而屢殊協五行之遁旺方其滲滲瀏瀏滉滉瀁瀁湛如清渭之奔浩乎紫泉之放涵荆玉而演迤拖齊縠而浮漾影萬象於昭

晰而淨纖塵之泱瀼也於是傳告雜遝聽聞駭惑奔走道路聚觀厓側睛目炫奪心懷暢悅鑑妍者賞明濯汙者避褻此其大畧也其詳未易以遽說焉於是聞者俯而思顧而言曰河之發源出乎崑崙於澱湠漫混混渾渾濁涇方之而尚列潢潦儗之而同昏然而其清為聖君之瑞見於千年拾遺之記兆天下之平出乎京房傳易之論洪惟我皇繼序太祖道合羲軒功隆舜禹政教施乎萬邦德澤流於九土斯河清之協應豈偶然之故

也蓋水之為用滋潤長育六府所叙功同土穀造化於是而發祥非在恵養斯民而致其豐足者乎革去濁汙瑩然湛明非在盪除貪穢而用夫康清者乎斯盛治之所本豈尋常之為異雖聖德之弗居諒天意其有在固將表治化之熈明而徵太平於聖世也躬逢盛事振古所希拜手陳賦繼以歌詩詩曰水先五行兮天一攸生維河之祥兮革汙為潔千歳一見兮恊我聖明澤流潔清兮隆化斯徵於千萬年兮邦家之慶

甘露賦 有序

臣聞武備國家不可一日忽忘者也自黃帝至于文武數聖人皆以之安天下易曰除戎器戒不虞書曰克詰爾戎兵詩曰以作六師若春秋禮所載講武之法尤備故武者所以保民禦侮安內攘外之大器也洪惟皇帝陛下臨御以來溥海內外咸歸德化尊卑大小安分循義耕食鑿飲朝恬夕嬉陛下聖仁之心宵旰惓惓謂天下雖安不可忘危時雖無事不可忘武陛下此心即隆

古帝王憂勤惕厲之心所以為國家生民造太平無窮之福者也夫有至仁之德者必有至和之應乃永樂十年十月丁丑車駕狩于武岡之陽講武事也先夕甘露降兹山戊辰狩陽山甘露復降臣謹稽載籍有曰君治政甘露降又曰帝王恩及於物順於人而甘露降又曰聖王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寧中及萬靈則膏露呈瑞凡此皆天地至和之應陛下至仁之所致也臣士奇幸叨侍從目睹盛事心切忻懌謹譔瑞應甘露賦一首上

進賦曰

聖人胥乾符御九五溥帝澤肅皇度弘德化于萬方明
威令於率土盛矣哉治平之世超漢唐而躋遂古也惟
皇聖德同符舜禹功愈大而愈恭恒存戒於滿假肆服
外以安內兼脩文而講武蓋將奠斯民於衽席之安而
壽宗社於磐石之固也於時寒霜既肅孟冬維敘百穀
登場三農畢務順上天之時令考聖王之典故將簡閱
於師徒而狩田之爰舉也吉日丁丑式啟鑾輅風伯警

途雲師先御左翼青龍右衛白虎前導後從丹鳳玄武千乘萬騎猋馳電驚至夫天璽之東武岡之陽翠華於是而駐焉粤兹山之先夕煥幄殿其夙具風清泠兮淑穆月皎潔兮不霧直氐北之一星耿煌煌乎天乳旦而視之岡巒之表松栢之樹已厭浥乎甘露矣輕若霜凝濃若雪積散若玉屑圓若珠綴霏柯檝條比比而是蓋芳飴不足以儗其甘醍醐不足以喻其味於是六軍驚異懽賀拜跽山呼谷響天子萬歲天子於是更龍衮乘飛

黄從造父御王良升髙眺逺周覽四方紛營隊其整列森部伍之分張震笳鼔兮遏雲凛戈戟兮飛霜布儲胥兮四合㴠罝網兮彌望乃有上公徹侯材官騎士分馳方攘環驅迤邐靡追奔截翔留霍迅駛於是金貍玉兔赤豹青兕麋鹿麖麃白鴈文雉倉惶怖慴氣奪鬼䖘或跳踉而未已或蒙茸其猶起矢不虛發一發五殪槊不虛擲應擲逓斃巧捷妙中闘翕變態殺獲生縶蓋不可為數計矣天子既嘉雄武之士尤重三驅之義乃下詔止

焉于是時也物不窮殺農不妨耕將悅騁志士樂獲盈羣情快適㗐懽沸騰天子於是命衆徹營旋駕都城升金根之車鏘鸞和之聲揭日月之旗揚析羽之旌鳴鐃疊鼓絛暢鏗鍧不亟不徐雍容安行歷東華登大廷御黼扆朝公卿文武濟濟介冑弁纓以及海外遐裔蕃王陪臣莫不舞蹈上壽同聲一情皆以謂天子致勤武事篤在保民感至和之瑞而兆國家生民萬億年太平之慶也猗歟盛哉昔之子虛上林羽獵長楊馳騁浮詞以

誇詡弋獵之樂殺獲之富游觀之奇而其實無所取徵者彼安知聖皇至仁盛德上契乎天心天人協和靈瑞駢應者乎臣職詞苑躬覩嘉祥稽首陳賦繼以詩章詩曰天子仁聖保康兆民民之允懷皇天維親至和萃靈嘉祥駢臻介福穰穰天子聖仁又曰明明天子受福于天德威所被下竟八埏內固外順宗社奠安聖子神孫於千萬年

師古堂賦為朱仲智太守作

若有人兮鍾金華之清淑帝相德而錫命兮蒞侯邦於南服廣仁智以為堂兮崇忠信以為基敦廉潔以為垣兮申禮防以為階荃秉志之忠貞兮竊獨惡夫頗僻逝僶俛不憚夫勞兮顧追武於前轍道往古之多岐兮世倀倀其孰智指墨氏以為仁兮謂楊朱以為義周公肇錫余準繩兮仲尼又遺余以規矩視有葺以為正兮又顔淵以為度嗟紛紛其蕭艾兮獨是焉備乎衆芳同重華之純粹兮並三王之顯明昭白日之蕩蕩兮相惟是

其獨貴也決勇往吾無狐疑兮又非遠而難企也徽顯
吾永蹈兮動與靜而無違彼後世之捷徑兮固遠引而
去之先民又告余兮曰降衷無不全哲與愚既咸禀兮
古與今亦同然雖明聖之迭興兮焉能於此乎增益信
由己而匪人兮予何遑遑而求索感申申其好言兮示
攸行之先路終吾身以服膺兮顧不改乎此度重曰射
惟羿之宗兮奕惟秋之因唐虞世其逡遠兮道有在而
弗泯泝從循之兮徽厥心以為則信充己而格民兮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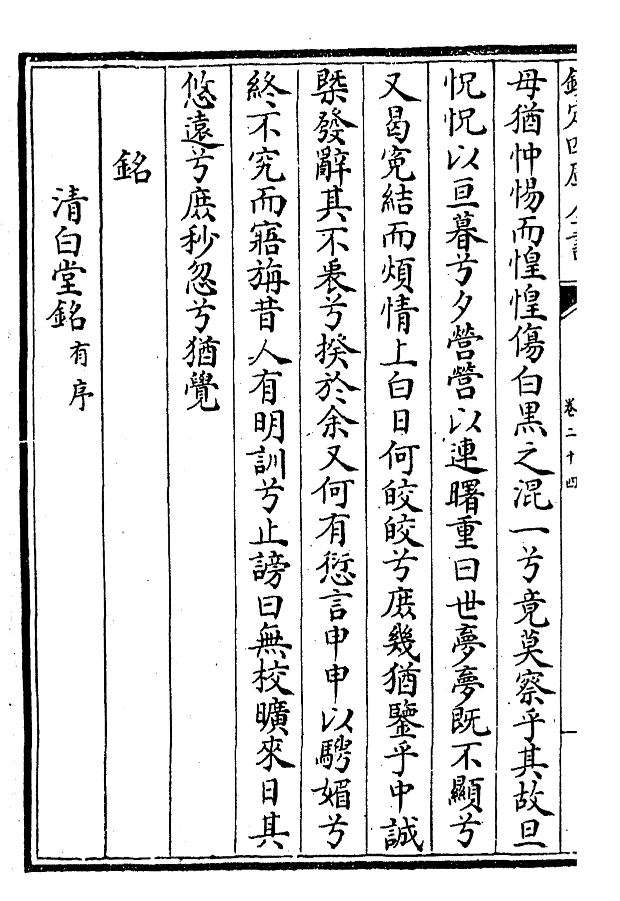
將徧爲余之德

離讒賦有序

余讀揭文安公所爲幽憂賦爲其友辯謗累數百言既恐不能白於前又恐不能信於後揭文安公真盛德哉今之被謗類是者未聞有一人如文安公者爲之辯古今相去豈遠耶非其知之者寡歟爲賦以解之

離讒毁之橫發兮志沈鬱而弗宣指厥行爲滛僻兮余憤惋以代言惟弱操其好脩兮穆員冠而履方被赬霞

以為衣兮攬素霓以為裳援古人之高駕兮將馳騁乎
雲之路豈發軔猶未遥兮遽揹矩而改錯襲仁智以自
重兮乃承謗而逢尤肆腥膻其酷烈兮又何有乎杜衡
與江蘺相梧桐之挺特兮鳳凰翺而來止既鄙薄又不
潔兮謂伯夷之所以紛讒口之嫉妬兮羌惟聽而不味
也固衆人所一情兮謂夫人亦不異也彼自好猶弗珍
兮實譖人乎奚疑曰忠貞不可忱兮何貪婪而又不惑
言倡一而和百兮明智孰諒其允臧告曾參且殺人兮


毋猶忡惕而惶惶傷白黒之混一兮竟莫察乎其故旦怳怳以旦暮兮夕營營以連曙重曰世夢夢既不顯兮又曷寃結而煩情上白日何皎皎兮庶幾猶鑒乎中誠槩發辭其不衷兮挨於余又何有懲言申申以騁媚兮終不究而寤㣲昔人有明訓兮止謗曰無校曠來日其悠遠兮庶秒忽兮猶覺

銘

清白堂銘有序

翰林學士兼右春坊右庶子建安楊公勉仁以清白名其燕處之堂謹先訓也蓋今天下之楊皆祖漢太尉太尉明聖賢之道以清白持其身卒為名臣千載而下之為臣者皆所取法矧出於其裔者乎公侍天子為詞臣之首文學行義炳然有稱於時而拳拳於先訓如此蓋君子不恃其所已能者而忘自進也余與公同宗同官請申為之銘且以自勵云

浩浩楊宗肇于弘農累華載德繇太尉公太尉克明聖

賢之道反諸其躬允踐實蹈其蹈維何絶利循義維清維白弗涅弗滓篤時之行以貽厥家肆其臣節日星皦如後有君子是撫是師矧曰支裔敢背而馳猗嗟君子力學清履爰陟顯融為天子使任重道遠兢兢夕惕景範先德揭是清白川流匪防汎濫孰禦維義維敬為德之據猗嗟君子永篤念哉匪直銘堂亦於我規

主善齋銘有序

吳中徐侑發身科目為安吉縣學訓導用志聖賢之學

以主善名其麗澤之居蓋非獨以示學者又以自警云其察之長郭彥鉉先生吾友也間來求文遂為之銘曰生民之初受命于天仁義禮智罔不善焉氣禀或下内昏外誘聖教爰興俾初之究厥初伊何性善焉耳明之復之究極其至道匪一軌德靡常師吾奚適從惟善之歸博以求之約以操之惟善之宗無感他岐精察允蹈復我明德悠久純熟駸駸聖域猗徐俌氏欽仰聖謨煌煌主善以揭齋居臯比在中詵詵來覺精義所存兼資

斆學惟誠克至惟敬弗渝勗哉無斁庶永終譽

芳洲春意堂銘為醫士許景芳作

生意敷達為時之春斯乾之元而性之仁惟春之職以生以滋生生之機曷間四時粤古聖神體仁之大憫時下民沴氣其害審道辯物垂範設教用蠲夭札用全壽考猗景芳甫眎民猶己聞疾而呻遄趨弗止考法于聖毫分靡忒惟民之寧豈曰予德本其仁心融而為春保合太和孰己孰人熙熙其春洽我芳洲林林其民芳洲

同遊猗景芳甫惟仁之施惟誠弗渝式篤念之

詩禮庭銘為衍聖公孔彥縉作

人之大端曰言與行有物有則匪學弗能其學伊何經訓是服言以詩善行由禮淑人心物理六義備焉溫柔敦厚詩教則然從事於斯博達多識志端氣和有言有德三千之儀秩秩其正維禮之教恭儉莊敬從事於斯天叙品節克明克執卓爾莫奪士焉為己學必自兹學焉弗懈聖賢可希肆昔聖師揭時閎軌示訓于徒亦篤

于子展也賢子黙識力行矧我來嗣敢忘率承明明聖祖陟降庭止惟誠惟敬弗忝聖裔

環秀書屋銘有序

永豐馮氏世武昌名族詩書簪紱代不乏承自伯純甫始來永豐愛其山水之勝遂家焉有五丈夫子皆明秀知學其第四子敏舉進士累官禮部儀制郎中陞紹興知府將行以其家環秀書屋求余銘余在兩京以鄉郡故馮氏父子素往還為銘之以永示其後人銘曰

吉有恩江六一故邦山明水清靈秀攸鍾允篤馮公始來自鄂相土建宅秩秩斯作其植林林其屋渠渠有兄有弟有琴有書維兄與弟既翕且好琴以悅心書以進道矗乎九峯時出雲雨黝乎龍潭亦出魴鯉環屋有田歳則恒秋處者樂志恬憺優優仕者行志曰予民福民將予德式光斯屋馮孫繩繩祗念爾初以承其居以嗣其書

箴

學箴有序

文淵閣大學士兼翰林學士建安楊先生仲子讓將歸先生作訓子詩百五十言授之其根理也實其體事也切可為備矣讓過余辭别出以見示以余父之執也又求一言嗟乎余復何言哉然讓聰敏恭謙於求益之志不可已也為掇拾先生所棄餘為學箴一首贈之其詞曰

玉之成器磨琢以治木之中材斲于工師君子之德匪

學弗至爲學學有方主敬集義心爲源本存養乎中静專純一貫於始終五常百行有物有則究其當然以臻于極理欲之幾善惡攸判省察克治隱微不間前言往行我求孳孳自古哲人誰非我師以朝以夕以思以蹈賦受匪殊克勤斯造蒙泉出山其流如帶行而不息造海之大勉旃自彊履用吾誠以達於成以承所生

東里文集卷二十四

東里文集卷二十五

明 楊士奇 撰

方外

送彭海雲詩序

國家崇奬道德之教於天下郡邑皆置道官郡有紀邑有會皆取老氏之徒任之吾泰和自置道會以來凡再更代而至海雲而皆和易清約端重雅素直而不肆慎而不犒此豈吾邑為老氏之徒則皆賢哉蓋所資以治

非其實有於已則無以服衆而舉其職是以推擇而取之也自吾少時見海雲處於鄉恂恂溫溫退然如一無所有而先生長者皆愛重之至為道會自邑長貳以下皆稱之曰良而邑之為老氏之徒皆心敬誠服趨其令不敢慢焉此非其本諸内者厚有以得之乎世之治其徒而不足以得其心敬誠服者要皆無諸内而徒飾其外焉耳況併其外不飾而望人之敬服於已哉於是海雲有過人者矣海雲之先君子吾楊氏出也今年被召

來京師見余刻楊氏譜慼然指容齋府君語余曰是生
我先大母者也忍斬一紙而不遺我哉其惇本重義懇
懇不忘如此盖非時人所及故因諸賢作詩以送其歸
也為序諸卷首

送釋源濟序

詹事府丞慈溪陸中善前為刑科左給事中余知其為
人慈厚温雅明於治體嘗以謂中善其用世之才而陸
氏之秀乎間從中善聞其弟源濟之為人於是知陸氏

之秀非止中善而已中善之言曰吾弟聰敏過人有才具而性澹泊雅好佛氏之學聞邑中有喆師者通其道即屏去一切世俗之務而往師之既久又聞有祖芳禪師者其道益大又往師焉去年秋復走京師求見高明閎博者以增益所未至吾弟之志於其學可謂篤矣今將還故鄉願得一言贈之夫天下之事要其成在立志而已探驪珠於不測之淵能篤其志無弗得者而况於學乎况於佛氏之學者乎源濟篤志於其學愈積而深

造安得無所成也然既遊乎方之外矣夫人聰明秀敏古今無異也古之為學專於一其成也皆有以及人故古之天下其治日常多也後之為學析為三至於可以及人則惟儒者之道焉耳而後之人聰明秀敏者其所為學不在於儒者常十倍為儒者之學又非皆能篤其志以要於成此天下之治所以常不逮於古也如使今之為學者皆思有以及人又皆能篤其志如源濟何古人之治不可及哉源濟雖游乎方之外而其所篤志今

之儒者或不能及蓋不獨賢於佛氏之徒而已余因中善之言而有取於其志也故為之言若其戒行之純學業之至人多知之無待余言而余亦無足以知而言之也

送釋岱宗序

吾邑浮圖岱宗受朝命為邑僧會今年來京師又用推薦兼住持普覺禪寺前僧會彰公其師也求余一言贈其歸岱宗邑中故家子宋有郭佺與其子同登景祐元

年進士第者其族祖也岱宗自少警敏好學嘗從今靖江府長史蕭用道余往還見之愛其事師之禮甚恭也別去十年而能見重於鄉人老宿推舉為百里之地釋氏之徒之表率斯其智行所進必有可稱矣乎普覺在邑東城崇居複宇宏麗深邃違遠喧襍邈焉如出人境外吾少時嘗與今翰林脩譔梁用之庶吉士陳孟潔讀書其中今吾三人或聚處論往事輙重慨嘆欲復一造不知在何日岱宗今有朝命之榮而不去其鄉又當盛

年强力得幽閒靜勝之地而居之誠有志進乎其道將來所造詎可量哉葢境靜則心寧心寧則志壹志壹則其所務者駸駸乎得矣吾聞釋氏之道以清淨為宗而不累於其外世之為其徒者雖有能通其道通而能由之者葢尠豈非在表率者有以振之乎勉旃岱宗誠能不違於上而後可以責不違於下此鄉人之情之所屬望亦彰公為師者之所願於子也故書以贈

為釋氏之學其才智有餘研極宗旨之外往往從事於儒而與文人游亦時作為文章泄其抱負寫其性情蓋自惠休有文名世而唐之靈一靈徹宋之惟儼惟演元之大訢輩累累有繼逮于國朝宗泐來復諸老亦彬彬乎盛矣玄極頂公於諸老差後出其文實伯仲間蓋重於世久矣玄極天台儒家子自其童丱已悟觧頴敏脫畧凡近始出家從浮圖師居無幾師謝之曰吾不足子師乃求禪林之邃於道者而師之篤志苦力久而悉其

道焉又以為儒之道當究也又求遂於儒者而師之又篤志苦力久而併其文悉焉夫為文與為佛之道其理無以異也必有師宗必究旨歸壹其心篤其志先乎本而後乎末探乎粹精而黜乎糟粕無弗造者若所造之難易淺深則係其天禀之高下焉玄極非其資禀之高師承之正積勤之久之所臻歟於是勃勃起聲譽而與宗泐諸老先後有聞於四方矣蜀獻王首遣幣聘之且寓詩有僧中班馬之褒太祖高皇帝聞其名召至奏對

稱旨命為僧錄左講經陞左闡教兼住持靈谷寺奬任之日重焉玄極平生詩文甚富多不存稿既謝世其徒崇遠收捽散逸僅得其詩賦雜文二百首釐為十卷名圓菴集圓菴玄極別號也將刻梓以傳而求余序玄極之文根於學充於才論性道明言德行正簡而不促豐而不沉尤謹於繩尺要其造詣非叢林之名能文者所易及也然非獨其文吾聞玄極於事其師如事父師没哀毁服心喪三年終其身語及師泣下泫然其篤於倫

誼類此尤非尋常方外離倫遺情以為高者所可同日語也崇遠惇實清雅惓惓圖永其師之傳是亦其師之心矣皆可尚也故為之序

敕賜廣福寺碑

宣德六年十月僧錄司覺義集慶重作廬陵淨業寺成因召對以聞上嘉之賜寺名廣福又賜璽書護持集慶既拜受命求余文刻石用榮上賜於永遠嗟乎廣福之義大矣哉仰惟皇上聖德如天地化育凡物之肖形兩

間者皆欲使之生遂邑達而況於人哉葢無間華夷遠邇之人皆欲使之得其養不失其性優游於春風和氣之中此堯舜之心覆載之仁也佛之教在於絶嗜慾務清淨而求諸内其始以為己焉耳及其成也固推以化人如從其化由其道專用其心於恬澹寂寞可為淳古無事之俗而吏治可簡刑罰可省矣明君仁主之重其道意亦有在於此歟廣福在廬陵城西一舍許之高峯山與行思禪師青原之寺江東西相望故名刹也數廢

而興既燬于元季之兵久未有復者集慶郡名家陶氏子生十年父命從釋禮寺僧方升為師十五師卒即有志卓立圖興復寺宇術者言後當有大遇寺乃可復遂出游京師進其業於南洲洽公講下後轉涉吳楚泝巴峽登岷峨而至滇南其所見聞益廣造詣益深矣征南將軍黔國公厚禮之太宗皇帝聞其名驛召至京集慶兼精郭景純地理術仁宗皇帝試其能並蒙奬重獻陵之建集慶嘗預効勞用受知於上奬賚益厚嘗自陳臣

受父命從釋臣惟一兄今傳兵籍遠戍而父母之祀惟

陛下矜憐之上憫其孝特命削戍籍復民業集慶又自念高峯吾所自發身也奈何而忘棄源本悉倒橐資暨善信所施付其徒圓昭以興復三年而成殿堂門廡高明弘壯加于舊規像設崇嚴采繪鮮麗凡幡幢法具鐘鼓之樓禪誦之庭及庖湢廩庾靡不完具至是遂承天寵之厚蓋衆以徵夫大遇之言而歎其非偶然也余謂集慶篤於其親可以為仁汲汲致力所發身之地可以

為義仁義脩而福應至此自然之理亦奚必術者之能言哉集慶别字雲海其學辯博兼通儒旨閫奥豁達叢林之傑也余既為文諸石又係之以詩云

大江之西吉維侯邦崇峙宏流靈淑有鍾明德碩才前騫後翥逸而方外翹翹繩武言言梵刹千百其區宅勝擅幽輝煥雲霞高峯之宮越歷千禩東岡左環西溪右迆屢圮而興有維有持于今興之自雲海師高明爽塏恢踰往度雲海之勤亦有善助帝聞嘉之廣福錫名為

福伊何惠於羣生覺之悟之蠲滌迷妄導其清淨亦迓

靈貺奎章龍文有來自天爾飭爾徒以懃以虔晨鐘夕

鼓粢其寶所爾進爾脩孰其爾侮皇仁如天曠代所希

嗟爾雲海何以致之愛親者仁重本者義上副皇心寵

示表勵岳靈拱衛佛日昭宣皇明一統帝壽萬年

虎丘雲巖寺重脩記

蘇長洲縣之西北不十里有山曰虎丘吳闔閭所葬處

世傳既葬有白虎之異故名岡阜盤鬱泉石奇詭蓋晉

王珣及弟珉之别墅咸和二年捐為寺始東西二寺唐會昌中合為一而名雲巖者昉於宋大中祥符間載盧熊郡志如此始清順尊者主此寺至隆禪師而復振歷世變故寺屢壞輙屢有興之洪武甲戌寺復燬永樂初性海主寺始作佛殿某作浮圖七級繼性海者楚芳作文殊殿十七年良价繼楚芳是年作庖庫作東廡明年作西廡作僧舍又明年作妙莊嚴閣又三年閣成蓋寺至良价始復完价所作閣之功最鉅凡三重崇百二十

尺有奇廣八十尺有奇深六十尺上奉三世佛及萬佛像中奉觀音大士及諸天像其材之費為鈔三十餘萬貫金石彩繪之費六十餘萬貫又經營作天王殿以次成良价杭之海昌人石庵其字今僧錄闡教止庵其師也余聞諸刑部主事陳亢宗云良价嘗從亢宗游遂因以求余記其成余聞虎丘據蘇之勝歲時蘇人者老壯少閒暇而出游者必之此士大夫宴餞賓客亦必至此四方貴人名流之過蘇者必不以事而廢遊於此也然

亦有興念夫王氏之嘗樂於此者乎當是時王氏父子兄弟寵禄隆盛光榮赫奕舉一世孰加也而能遺棄所樂輕若脫屣焉者豈獨以為福利之資乎其亦審夫富貴之不可久處與子孫之未必世有者乎雖其智識趨向高明正大不足以㡬幾范希文之為而無所係累乎外物視李文饒溺情役志下至於草木之微者豈不超然過之也而自建寺以來今千餘年雖屢壞而屢興其飛甍傑搆凌切雲漢與其山川相輝煥稱名勝於東南

愈久而不衰者固佛之道足以鼓動天下亦必其徒多得夫瑰瑋踔絕刻厲勤篤材智之人能張大其師之道以致夫多助之力也瑰瑋踔絕刻厲勤篤之人其用意也弘其立志也確有不為為之而孰禦其成哉嗟乎若人也使就於世用有不立事建功而可以裨當時聞後世哉吾又以嘅夫屢見之於彼而鮮遇於此也

宣府彌陀禪寺重脩記

宣府古上谷地今為國家西北重鎮所以控制朔漠屏

衛畿甸故恒宿重兵而簡勲臣之有才望者涖之自左都督譚公佩鎮朔大將軍印總兵於此城墉益壯兵甲益脩士馬益强而邊境肅然晏安乃以餘力從衆志脩城之彌陀寺為國祝釐為衆祈祐既成上親巡邊駐蹕宣府余時忝扈從偕禮部尚書金公幼孜太常卿姚公友直寓寺中周覽崇臺廣宇巋焉奐焉亢爽靚深髙明弘麗像設莊嚴咸臻精妙余顧二公嘆曰佛宫布在四方不啻千數觀諸内地會府鉅州求一盛刹若此未易

多得而遑暇遐壤乃能有之豈非難哉其寺之主僧從旁言曰是皆都督公之力都督公之心上在國家下在生民而為此也明日其主僧求書寺之成將勒石垂後問寺之所始無所於考寺有勝國時斷碣僅存其半所可考者曰都功德主金紫光祿大夫中書右丞相安圖建寺既燬於元季之兵僅存彌陀殿已敝都督公至乃脩其敝廓其規而一新之世謂佛之道以濟利為用而利國利民蓋其用之大者故自其法入中國千有餘年

信用不疑上下一軌而大臣秉仁愛之心者惟國家生民是利是圖苟衆以謂可為則從之以盡吾之心安圖元賢相也其意非出於此乎都督公今賢將也其意非同於昔之人乎然則都督公之用心可書僧而克知大臣之所以用心而圖不泯亦可書寺之成宜書寺中為三世佛殿殿之東為觀音殿次為寶光堂西為地藏殿次為普庵堂二世殿之北為彌陀殿殿之四隅為四壇場東西序為僧寮西序之西為禪堂彌陀殿之北為毘

盧殿藏經附度毘盧殿中殿前左右為東西方丈殿後為法堂三世殿之南為天王殿殿之前東為清源堂次為鍾閣西為崇寧堂次為大悲閣又前為三門庖廪賓客之位咸備寺成於洪熙元年都督公名廣鎮江人初事太祖皇帝為百戶調燕山左衛後從太宗皇帝起北平積功至都督同知仁宗皇帝初臨御嘉念舊勞首進左都督委以邉寄繼事今上皇帝益見奬重蓋公忠勤寛厚謀猷閎遠嶷然於今老成人寺主僧名秀峯介休

人舉任都綱於此而寺之成始終効勞者僧慧銘助資者都督章安費義都指揮王禮助地者郎中王良云

僧錄司右闡教一菴如法師塔銘

粤自佛法盛行於中國其徒之赫然有以動人者多本其才能智辯馳騁卓越而學士大夫遇之往往駭異欣喜樂與之游甚者重其可與用世而惜夫在彼而不在此也吾行四方所遇其人器識論議偉然出乎衆人而汲汲以脩廢舉墜光大師門為任者亦不少矣則豈獨

昔之時為然哉而求夫淵然其存泊然其行望之如無能即之而有味者蓋在昔已不多得亦何獨於今也太宗皇帝臨御四方之名高僧者皆嘗入覲而聖心所重者四明之能義會稽之一如蓋曰此其務乎内而不徒誇矜乎外也蓋兩人者皆恂恂温恭言若不出口而能義深於楞嚴一如深於法華既皆為僧録司官掌天下釋教無幾能義没又數年一如亦没一如字一菴既老别號退翁本上虞孫氏子與初建至大寺雪庭立公同

族年十三辭父母願歸釋氏祝髮於五夫長慶寺爲大徹昱公之法孫而欲上繼雪庭也又隷籍於至大後從具菴玘公於吳山寳奎寺礪志所業祈寒盛暑不少懈一義之未徹一疑之未釋必究竟乃已攻苦酷淡逾久逾篤遂深造閫奧洪武十八年出世住松江崇慶寺進住蘇之北禪寺緇素歸化者日衆二十七年南洲洽公掌僧録司兼主今大報恩寺延師爲都講時清理釋教庶務叢脞洽公酬應上下而講演不廢葢資於師爲多

二十八年住杭之天竺靈山寺三十一年住上竺益以振宗啟後為已任而從學者益衆永樂初退處大報恩寺以法華如來興旨所寓非學者所易入輯衆說為之註太子少師姚公為序之且稱兩浙一人上嘗覽之奬諭再三加以厚賚十二年被召纂脩大藏經而師總其事初授僧錄司右覺義二十一年陞右闡教洪熙元年三月初二日示寂于京師海印寺春秋七十有四僧臘六十有一闍維舌本不壞得舍利若干所度弟子志肖

得環等若干人嗣其法者天竺道振等若干人某等將奉舍利遺骨歸建塔于某處齎天竺住持碧潭所為事狀介尚寶司少卿姚宗善請銘余在侍近嘗親睹師所以被知遇於先朝者矣為之銘曰

維佛立教其道之大俾究乎內遺斥其外維一如師精脩篤行朗乎蟾輝澹乎淵澄維帝聖明天監在上曰時予契真實不妄紛紛誇徒談辯波起彼競于膚此味于髓錫之褒嘉維帝聖明泊如無榮維師之誠嗟其已矣

言則不忘遺蛻所存尚謹于藏

僧錄司右善世南洲法師塔銘

洪熙元年八月十八日上御便殿召僧錄司右善世溥洽入見慰勞甚至遂奏乞還南京大報恩寺以終老從之賜佛像經鈔若干緡給驛舟命中官護送既至明年為宣德元年七月廿有八日微疾呼寺之住持惟實付後事留偈訣别其徒云清淨自在中還得如是住一切大安樂清淨自在住遂化春秋八十有一僧臘六十有

九停龕旬餘顏色如生其徒舉龕于長干西南之鳳嶺奉全身建塔焉貴戚名卿士庶方外者耄送者萬餘人訃聞上遣行人王麟莅祭於是其徒圓瀞慈霔等奉惟實所狀事行介禮部尚書胡公求塔銘而少師吏部尚書蹇公助為之言按狀師諱溥洽字南洲晩號迂叟又稱一雨翁者人即其所居軒號之也姓陸氏宋寶章閣待制游之後世居會稽之山陰祖其仕元為饒州餘干縣尹父仁甫母餘干周氏師生於至正丙戌自幼閭奥

頡異父教之詩書悟解日益進未齓已志慕出世法有
老長戲之曰仙人本是山人作師應聲對曰鳳烏終非
凡鳥為衆驚異之每入招提瞻佛像輙敬禮膜拜父母
知不可遏命於郡之普濟寺禮雪庭祥公為師既受具
戒上天竺謁東明日公一見器重之命典賓客其儀矩
從容秩然叢林老宿多推服以為難能而愽究教典雖
寒暑夙夜不懈已而從其菴玘公于普福講求要旨凡
諸經範精粗小大之義靡不貫串而旁通儒書間以餘

力為詩文多有造詣玘公命首懺事行三昧法而自是進於止觀明淨之道及玘公還演福廣陶鑄來學師偕同志二三輩奮進其中沛然有所自得洪武辛亥出世主孤山瑪瑙講寺戊午全室泐公等奉詔註楞伽金剛心經師時侍玘公在焉訓釋考訂多所助益癸亥住蘇州北禪寺學徒雲集師為開演五時八教如來一代施化之儀郡之樂善者咸心悅誠服率其子弟日詣講下請受法華經旨師敷析要義無智愚高下人人滿所欲

而退一時宗門耆碩如九臯聲公啟宗佑公咸共嗟賞謂吳中法席繇宋迄今可為盛矣又六年主杭之天竺蘇之學徒從往者甚衆乃循慈雲故事建金光明護國期懺七晝夜為衆講貫無虛日歲餘太祖皇帝聞其賢召為僧録司右講經玉音褒諭有通東魯之書慱西來之意之語蓋知之為深居長干西丈室三年時夢觀主天禧其徒由高者夜夢詣師室及門有二神人兜鍪金甲護衛甚嚴叱止高曰寺主在是既覺詣師告所夢且

曰公其代吾師乎踰月夢覲卒有旨命師兼主天禧而四方學者歸嚮益盛法益振教益流譽望益隆勳尊貴戚趨走敬禮者接踵戸外又三年陞右闡教遂陞左善世太宗皇帝舉義師道衍公有輔翼居守功上即位召衍至自北京命主教事師以左善世遜衍而已居右上嘉從之永樂四年詔脩天禧寺浮圖落成之日車駕臨幸命師慶賛祥光煜煜萬衆聚觀天顔愉懌時有任覺義者忌師之寵搆詞間之左遷右覺義疏斥師不辯自

處裕如既而上察其心復右善世仁宗皇帝臨御以老宿數被召問禮遇特厚命居慶壽寺松陰精舍以自佚而賜賚屢加盖師歷事列聖一以至誠而言動必祇禮度處物以和馭衆以寛接引來學隨材具深淺而開悟之咸有成而去觧后逢掖士喜商論文事三四十年間鉅緇老衲有文聲者師與衍公為首衍公既進位太子少師賜名廣孝其晚歲於師尤厚有疾將化之前一日太宗皇帝親臨視之問所欲言獨舉師為對不及他事

葢兩人知契最深云嘗有問師壽幾何曰九九不過

焉有日供畦蔬者一日師勞之曰勤爾久矣更用盡七

月耳至是皆驗師所著有金剛經註解附錄二卷應制

及與名人倡和詩若干卷國家建法會一切科儀文字

皆師所定以貽範於後其所度弟子圓悟大需僧錄右

覺義慈霆志了若干人得法弟子僧錄左善世聞晟右

善世圓瀙鴻義玄妙廣惠禪師右善世行杲左覺義守

行右覺義惠朗德潤集慶雲山僧綱都副智達善啟上

天竺住持碧潭等若干人銘曰

天台之源啓于鷲嶺教觀顯示煥乎炳炳如獅子吼如海潮音浩乎洋洋閎愽雄深以大總持妙晝佛意作憲垂範沿遠有嗣千歳之下傳暨洽公公所自出偉儒其宗明爽夙成與佛有契一瞻金像如悟宿世捐棄愛念皈命慈父秉心之堅金石非固道之難致海濶天高力探精思靡夕靡朝昉其思之沉潛反覆逮其發之芬華穠郁如山之載如川之輸擷之無盡挹之有餘奕奕講

筵鳴鼓其鏜四衆拱聽如闇得明名山鉅剎屢主法席
來學來依奔走填溢謦聞四馳升聞黼扆褒之揚之有
來玉音爾正爾徒無間遠邇為國迎釐為民迓祥祇事
列聖寵命有赫孰為中蠹天鑒靡忒世齡八十聰明彊
固咲揮玉麈從容囑付靈蛻所藏雲覆蔭之中天秋月
朗朗清輝

東里文集卷二十五